

章士钊 (1873—1953) 现代著名学者、政论家、报人。浙江海宁人。早年留学日本，曾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国民政府教育部长。著有《钊文集》等。

蔡元培 (1868—1942) 字鹤卿，又字仲甫。浙江绍兴人。教育家、思想家、社会活动家。曾任北京大学校长、国民政府教育部长。著有《蔡元培集》等。

钱锺书 (1910—1992) 字默存，江苏无锡人。文学研究家、翻译家、作家。著有《围城》、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李守先 (1896—1980) 字守先，山东烟台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李守先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朱自清 经典常谈 论雅俗共赏

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傅斯年 (1896—1954) 字斯年，山东临沂人。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语言学家。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。著有《傅斯年全集》等。



朱自清
论雅俗共赏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朱自清经典常谈;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/ 朱自清著.

—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13.8

(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)

ISBN 978-7-206-09960-1

I. ①朱…

II. ①朱…

III. ①社会科学-古籍-介绍-中国 ②文学评论-文集

IV. ①Z835 ②I0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7334号

朱自清经典常谈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

著 者:朱自清

责任编辑:陆 雨

制 作: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印 刷: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16 字 数:219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06-09960-1

版 次: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: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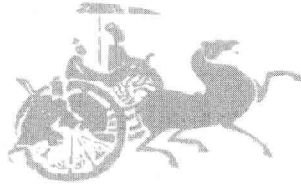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29.5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总目录

朱自清经典常谈 1-151

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153-253



朱自清
经典常谈



目 录

序 / 005

《说文解字》第一 / 009

《周易》第二 / 016

《尚书》第三 / 022

《诗经》第四 / 029

三礼第五 / 035

《春秋》三传第六 / 039

四书第七 / 044

《战国策》第八 / 049

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第九 / 053

诸子第十 / 064

辞赋第十一 / 073

诗第十二 / 080

文第十三 / 090

附录一 《唐诗三百首》指导大概 / 106

附录二 《封建论》指导大概 / 134

序

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。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，而在文化。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，阅读经典的用处，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。这是很明达的议论。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，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，也有接触的义务。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，包括群经、先秦诸子、几种史书、一些集部；要读懂这些书，特别是经、子，得懂“小学”，就是文字学，所以《说文解字》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。我国旧日的教育，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。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，自然偏枯失调；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，学生食而不化，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。新式教育施行以后，读经渐渐废止。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，可是都失败了，大家认为是开倒车。另一方面，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“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，了解固有文化”的话，高中的标准里更有“培养学生读解古书，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”的话。初高中的国文教材，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。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，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，而且扩大了范围，不以经为限，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，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。这实在是一种进步。

我国经典，未经整理，读起来特别难，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，结果是敬而远之。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，他注“四书”，一种作用就是使“四书”

普及于一般人。他是成功的，他的“四书”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。又如清初入选注的《史记菁华录》，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“四书”注之下，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，帮助初学不少。但到了现在这时代，这些书都不适用了。我们知道清代“汉学家”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。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——有些该是全书，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——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；一面将本文分段，仔细地标点，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。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。这需要见解、学力和经验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。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“学生国学丛书”，似乎就是这番用意，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。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，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。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《尚书》，又用同样的文体写《汉代学术史略》，用意便在这里。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，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，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。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。如果读者能把它当做一只船，航到经典的海里去，编撰者将自己庆幸，在经典训练上，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。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，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，不再想去见识经典，那就是以筌为鱼，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。

这部书不是“国学概论”一类。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，“概论”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；“概论”里好像什么都有了，再用不着别的——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！“国学”这名字，和西洋人所谓“汉学”一般，都未免笼统的毛病。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，不再浑称“国学”，确是正办。这部书以经典为主，以书为主，不以“经学”“史学”“诸子学”等作纲领。但诗、文两篇，却还只能叙述源流；因为书太多了，没法子一一详论，而集部书的问题，也不像经、史、子的那样重要，在这儿也无需详论。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、史、子、集的顺序；并照传统的意见将“小学”书放在最前头；各篇的讨

论，尽量采择近人新说；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，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。全篇的参考资料，开列在各篇后面；局部的，随处分别注明。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，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。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，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“常谈”。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《中国通史选读》讲义，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《中国文字学》稿本。还得谢谢董庶先生，他给我抄了全份清稿，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。

朱自清

三十一年二月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

《说文解字》第一

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。这仓颉据说有四只眼睛，他看见了地上的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，灵感涌上心头，便造起文字来。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，太奇妙了，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。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，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。仓颉泄漏了天机，却将人教坏了。所以他造字的时候，“天雨粟，鬼夜哭”。人有了文字，会变机灵了，会争着去做那容易赚钱的商人，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。天怕人不够吃的，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。鬼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来制他们，所以夜里嚎哭^①；文字原是有巫术的作用的。但仓颉造字的传说，战国末期才有。那时人并不都相信；如《易·系辞》里就只说文字是“后世圣人”造出来的。这“后世圣人”不止一人，是许多人。我们知道，文字不断地在演变着；说是一人独创，是不可能的。《系辞》的话自然合理得多。

“仓颉造字说”也不是凭空起来的。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演化的时代，字体因世因国而不同，官书虽是系统相承，民间书却极为庞杂。到了战国末期，政治方面，学术方面，都感到统一的需要了，鼓吹的也有人了；文字统一的需要，自然也在一般意识之中。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，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工夫，好教人知道“一个”圣人造的字当然是该一致

^① 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及高诱注。

的。《荀子·解蔽篇》说，“好书者众矣，而仓颉独传者，一也”，“一”是“专一”的意思，这儿只说仓颉是个整理文字的专家，并不曾说他是造字的人，可见得那时“仓颉造字说”还没有凝成定型。但是，仓颉究竟是甚么人呢？照近人的解释，“仓颉”的字音近于“商契”，造字的也许指的是商契。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。“契”有“刀刻”的义；古代用刀笔刻字，文字有“书契”的名称。可能的因为这点联系，商契便传为造字的圣人。事实上商契也许和造字全然无涉，但这个传说却暗示着文字起于夏商之间。这个暗示也许是值得相信的。至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，始见于《说文·序》。“仓颉造字说”大概凝定于汉初，那时还没有定出他是哪一代的人；《说文·序》所称，显然是后来加添的枝叶了。

识字是教育的初步。《周礼·保氏》说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，先生教给他们识字。秦以前字体非常庞杂，贵族子弟所学的，大约只是官书罢了。秦始皇统一了天下，他也统一了文字；小篆成了国书，别体渐归淘汰，识字便简易多了。这时候贵族阶级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渐渐注重一般的识字教育。到了汉代，考试史、尚书史（书记秘书）等官儿，都只凭识字的程度；识字教育更注重了。识字需要字书。相传最古的字书是《史籀篇》，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。这部书已经佚去，但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里收了好些“籀文”，又称为“大篆”，字体和小篆差不多，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简直一样。所以现在相信这只是始皇以前秦国的字书。“史籀”是“书记必读”的意思，只是书名，不是人名。

始皇为了统一文字，教李斯作了《仓颉篇》七章，赵高作了《爰历篇》六章，胡毋敬作了《博学篇》七章。所选的字，大部分还是《史籀篇》里的，但字体以当时通用的小篆为准，便与“籀文”略有不同。这些是当时官定的标准字书。有了标准字书，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。汉初，教书先生将这三篇合为一书，单称为《仓颉篇》。秦代那三种字书都不传了；汉代这个《仓颉篇》，现在残存着一部分。西汉时期还有些人作了些

字书，所选的字大致和这个《仓颉篇》差不多。就中只有史游的《急就篇》还存留着。《仓颉》残篇四字一句，两句一韵。《急就篇》不分章而分部，前半三字一句，后半七字一句，两句一韵；所收的都是名姓、器物、官名等日常用字，没有说解。这些书和后世“日用杂字”相似，按事类收字——所谓分章或分部，都据事类而言。这些一面供教授学童用，一面供民众检阅用，所收约三千三百字，是通俗的字书。

东汉和帝时，有个许慎，作了一部《说文解字》。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。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，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，所以有九千字。而且小篆之外，兼收籀文、“古文”；“古文”是鲁恭王所得孔子宅“壁中书”及张仓所献《春秋左氏传》的字体，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。许氏又分析偏旁，定出部首，将九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。书中每字都有说解，用晚周人作的《尔雅》，扬雄的《方言》，以及经典的注文的体例。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读古书，并非只供通俗之用，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。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，让后人可以溯源沿流；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，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，都得凭这部书。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，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。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，以前叫“小学”，现在叫文字学。从前学问限于经典，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；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，但要研究古典、古史、古文化，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。《说文解字》是文字学的古典，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。

《说文·序》提起出土的古器物，说是书里也搜罗了古器物铭的文字，便是“古文”的一部分，但是汉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；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，当时也不会有拓本，那些铭文，许慎能见到的怕是更少。所以他的书里还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间书，再古的可以说是没有。到了宋代，古器物出土的多了，拓本也流行了，那时有了好些金石图录考释的书。“金”是铜器，铜器的铭文称为金文。铜器里钟鼎最是重器，所以也

称为钟鼎文。这些铭文都是记事的。而宋以来发现的铜器大都是周代所作，所以金文多是两周的文字。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多，而光绪二十五年（西元一八九九）河南安阳发现了商代的甲骨，尤其是划时代的。甲是龟的腹甲，骨是牛胛骨。商人钻灼甲骨，以卜吉凶，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纪录。这称为甲骨文，又称为卜辞，是盘庚（约西元前一三〇〇）以后的商代文字。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。甲骨文，金文，以及《说文》里所谓“古文”，还有籀文，现在统统算作古文字，这些大部分是文字统一以前的官书。甲骨文是“契”的；金文是“铸”的。铸是先在模子上刻字，再倒铜。古代书写文字的方法除“契”和“铸”外，还有“书”和“印”，因用的材料而异。“书”用笔，竹木简以及帛和纸上用“书”。“印”是在模子上刻字，印在陶器或封泥上^①。古代用竹木简最多，战国才有帛；纸是汉代才有的。笔出现于商代，却只用竹木削成。竹木简、帛、纸，都容易坏，汉以前的，已经荡然无存了。

造字和用字有六个条例，称为“六书”。“六书”这个总名初见于《周礼》，但六书的各个的名字到汉人的书里才见。一是“象形”，象物形的大概，如“日”“月”等字。二是“指事”，用抽象的符号，指示那无形的事类，如“二”（上）“一”（下）两个字，短画和长画都是抽象的符号，各代表着一个物类。“二”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上，“一”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下。这“上”和“下”两种关系便是无形的事类。又如“刃”字，在“刀”形上加一点，指示刃之所在，也是的。三是“会意”，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为一个字，这一个字的意义是那几个字的意义积成的，如“止”“戈”为“武”，“人”“言”为“信”等。四是“形声”，也是两个字合成一个字，但一个字是形，一个字是声；形是意符，声是音标。如“江”“河”两字，“氵”（水）是形，“工”“可”是声。但声也有兼义的。如“浅”“钱”“贱”三字，“水”“金”“贝”是形，同以“戈”为声；

^① 古代简牍用泥封口，在泥上盖印。

但水小为“浅”，金小为“钱”，贝小为“贱”，三字共有的这个“小”的意义，正是从“戈”字来的。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，都是造字的条例；形声最便，用处最大，所以我们的形声字最多。

五是“转注”，就是互训。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，意义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，可以互相解释的，便是转注字，也可以叫做同义字。如“考”“老”等字，又如“初”“哉”“首”“基”等字；前者同形同部，后者不同形不同部，却都可以“转注”。同义字的孳生，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语言演变的缘故。六是“假借”，语言里有许多有音无形的字，借了别的同音的字，当作那个意义用。如代名词，“予”“汝”“彼”等，形况字“犹豫”“孟浪”“关关”“突如”等，虚助字“于”“以”“与”“而”“则”“然”“也”“乎”“哉”等，都是假借字。又如“令”，本义是“发号”，借为县令的“令”；“长”本义是“久远”，借为县长的“长”。“县令”“县长”是“令”“长”的引申义。假借本因有音无字，但以后本来有字的也借用别的字。所以我们现在所用的字，本义的少，引申义的多，一字数义，便是这样来的。这可见假借的用处也很广大。但一字借成数义，颇不容易分别。晋以来通行四声，这才将同一字分读几个音，让意义分得开些。如“久远”的“长”平声，“县长”的“长”读上声之类。这样，一个字便变成几个字了。转注、假借都是用字的条例。

象形字本于图画。初民常以画记名，以画记事；这便是象形的源头。但文字本于语言，语言发于声音，以某声命物，某声便是那物的名字。这是“名”；“名”该只指声音而言。画出那物形的大概，是象形字。“文字”与“字”都是通称；分析地说，象形的字该叫做“文”，“文”是“错画”的意思^①。“文”本于“名”，如先有“日”名，才会有“日”这个“文”，“名”就是“文”的声音。但物类无穷，不能一一造“文”，便只得用假借字。假借字以声为主，也可以叫做“名”。一字借为数字，后

^① 《说文·文部》。